



习近平同志近日在沪考察期间,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对上海提出具体要求,指出在这项工作上,要特别抓好领导干部、公众人物、青少年、先进模范等“重点人群”。

“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;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。”习近平同志引用唐代名臣魏征的话,说明了建设一个社会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的重要性。培育一个健康向上、符合时代要求、立足于国家实际的核心价值体系,是抓千秋基业的大根本。

领导干部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责任主体。“观”者,官范也。什么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让官员来示范。国人有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的老话,自古以来的民风中有以吏为师的情况。因此,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至关重要。最近有媒体在讨论“背手干部”问题,因为长期以来不少领导干部喜欢背着手和群众讲话,所以“背手”和“官气”间就有了联系,官员一背手,群众就疏远,官员被疏远不是因为一个动作,而是因为官气。官员并不是不能背手,群众的诸多感受在告诫领导干部,必须时时

刻刻注意自我形象,用“三严三实”的标准约束自己,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,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。

公众人物和先进模范是天然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人群。或者在道德领域,或者在专业领域,这两大群体已是各行各业的榜样,他们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实践方式,往往影响巨大。假如我们的道德模范宣传得花好稻好,做派是臭米烂虾,那就会影响到群众对整个社会的感受,人们会认为政府有关部门把假的东西捧得那么高,这是一个不讲诚信、弄虚作假的社

会。官在做,民在看,社会上就会形成虚浮之风。

相较而言,群众对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,不像道德模范那样高。比如最近黄海波嫖娼案,许多网友抱着“同情的理解”态度。这种态度虽然泯灭了是非观念,但反过来可以看到,公众人物在群众中影响深远,在感情上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。正因为这样,公众人物对一个社会更容易产生好的,或坏的影响,因此,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尤其要抓好这个群体,发挥这一群体正面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。

广义上,教师、医生等职

业,应该都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人群。师者为范,老师不仅是学生专业学习的榜样,也是品德养成的榜样。医术精湛德亦高,杏林妙手皆世范,医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是社会之范。现在,虽然部分医生让患者有离德离心之感,但这不是医生群体本身的问题,而是一个医疗体制和机制的问题。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,医生这个群体,更应该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人群。

青少年是社会的未来,少年强则国强。青少年时期也是价值观形成的时期。如何在家

庭、学校、社会三个场中,培育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,对教师、家长和成人社会,都是问题和挑战。如果社会上总是发生不公正的事件,孩子会不会习以为常?如果老师本身不敬业,课堂上不好好教却课后再补课收费,那么孩子长大后会不会不知敬业为何物?如果家长本身待人处事做不到平等、友善、诚信,又怎么指望孩子能出淤泥而不染?为什么古人讲清吏制、净学统,方能扭乾坤,想来是不纯净的社会风气、不纯净的学术环境,会污染一代青少年,导致“连根烂”的结果之故吧。

从“暂时性失控”说起

凌河



一个枪支问题,时下又成热点。因为要反暴恐,人民支持警察佩枪,希望他们敢用枪、用好枪,同时也要管住枪,而另一方面,却又发生了“丢枪”的新闻。

关于这个“丢枪”,当然是有不同说法的——四川泸州市合江县交警副大队长许江,带着女下属开房,结果弄丢配枪,事情到了网上,照例轩然大波,然而合江县公安局的副局长陈献辉却出面打圆场,说许江并未“丢枪”,那只是枪的“暂时失去控制”而已——倒也是,许大队副将枪放在同胞合被的花床上,出去跑了一大圈回来,遗忘了的枪儿居然还塞在枕头底下,说它是“暂时性失控”,大概更“严谨”呵!

因为“暂时性失控”,不算“丢枪”,所以许大队副事发后只记了个过、停了一下职,后来迫于舆论,才不得不双开。于是想起了同样发生在巴蜀的岳岳县“3·21”枪案——当事警察既没带着枪去开房,又没将枪放在宾馆的枕头下,而是锁在自己的车里,不幸被小偷盗去埋在田地里,很快也找回来了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“暂时性失控”,但这个警察的日子却没有许大队副那样好过,迅即给开除了党籍和公职,县局领导还受了党纪处分——他们怎么没有想到“暂时性失控”这个词汇这个说法呢!

舆论之间,已经从“暂时性失控”想到了屡屡出现的“临时性强奸”、“保护性拆除”这样的新词,我却想起了另一个叫做“侧滑”的说法——一年多前,哈尔滨的阳明滩大桥引桥倒了,媒体网络、市井坊间,莫不称之为“垮塌”,可是哈尔滨的有关方面,却公开宣布,这不是“垮塌”,而是“侧滑”!这当然很“严谨”,很专业,似乎可以大事化小。

毁三观

叶开



“毁三观”这个词是指人们原来执有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遭到某些事情、某种观念的冲击,而产生了惊骇的反应。例如一些事件发生后在网络上传播,人们完全无法接受、无法想象,于是惊呼“毁三观”。通常来说,这些让人感到“毁三观”的事情都带有负面效果,非道德的判断——简单说,一些坏事超出我们的想象,一些贪官所贪数额是天文数字,一些污吏包养十几名乃至几十名情妇等,都是让我们痛呼“毁三观”的事。长而久之,矫情一点使用,凡是你不满意的事情,都可以乱嚷“毁三观”。再演变一下,连那些正面的事情,例如一个学霸语文考满分了,你也可以惊叫“毁三观”,甚至是如中学生爱说的那样:“亮瞎我的钛合金狗眼。”

词语就是这样变化的,通过把“三观”集中起来,表意一种综合性的态度和观念,这样新词就诞生了,而且非常简明,且扼要。

前段时间读一篇《宇宙只是一个幻象:世界是意识的投影》,文章介绍说,法国国家科学院科学家阿兰·阿斯帕特教授和他的小组发现,在特定的情况下,次原子的粒子们,例如电子,同时向相反方向发射后,在运动时能够彼此互通信息。不管彼此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,不管它们相隔十尺或十万万里远,它们似乎总是知道相对一方的运动方式,在一方被影响而改变方向时,双方会同时改变方向……伦敦大学物理学家戴维·鲍姆教授认为:这意味着客观现实并不存在,尽管宇宙看起来具体而坚实,其实宇宙只是一个幻象,一个巨大而细节丰富的全像摄影相片。

我对文章中很多相关

惜别国噪:从珠圆玉润到嘈嘈切切

李泓冰



“国噪”李瑞英、张宏民的退休,引得网上一片感慨。

最多的叹息就是,“从小看他们看惯了”,怎么说走就走了呢?这两张面孔,曾经每到傍晚准时出现在“新闻联播”,成了亿万国民晚餐时必上的一道“例菜”。不管你看或不看,他们都在那里,声音规范,语调铿锵,将国际国内大事几按部就班一一交待。

看他们,看新闻联播,如同大年三十的春晚,成了一种习惯。由不得想起两句诗:东风洒雨露,家春春鸟鸣。他们的声音,代表着春风化雨,春鸟和鸣。有年轻网友调侃过,看一天微博,得看七天新闻联播疗伤。他们不疾不徐、不温不火的叙述,确有抚慰之效,日复一日,天下尽在掌握,岁月如此静好。只要他们的声音每晚出现,我们熟悉的那个时候,再百转千回,再一日千里,就毕竟还是“我们的”。

居然,他们就忽然起身掉头离开了。

我试探着问90后的女儿:知道李瑞英、张宏民吗?她漫不经心地回微信边说:新闻联播的播音员?今天看新闻知道的。我又问:以前不知道?她说当然不知道,我又不看新闻联播。接着还嘟囔了一句,播音员退休都能成新闻啊……

得,果然这伤感只属于老先生老太太们。年轻人完全不能理解这份对“国噪”的感情,也不能理解数亿人曾经每天只能一早一晚在“报纸摘要”和“新闻联播”中,获取新闻信息,这样珍稀的、面对全体国民的定时播报,当然兹事体大,不容有失,当然

要慎之又慎,再三斟酌。哪里会像今天,伴随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勃兴,新闻每时每刻都扑面而来,真相是在即时播报、在纠正错漏中随时呈现的。

年轻人难以想象从前新闻的滞后。35年前渤海二号钻井船的沉没,导致72人死亡,这一石油系统建国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责任事故,由于媒体报喜不报忧的惯性,时隔8个月才公开报道。而3年前的7·23温州动车事故,是由幸存乘客全程微博报道,进而传统媒体迅速跟进。在一个社交网络比地震波还快的时代,新闻无需等待,声音日趋多元。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,手机新闻越来越多,“国噪”也就渐渐成了一种庄严的象征。

“国噪”竟然也会老啊——这伤感其实伴着恍然大悟,伤逝的倒未必是对退休主播的深情,而是对数十年养成习惯的不舍,更是对自己同时渐渐老去的被迫认账。那个被国噪们口角喻香叙述着的时代,随着他们的背影,一起迅速远去,谁都没想过,也不必追。只不过,他们的退休,给了我们一个愣怔的、致青春的机会。而已。

大弦嘈嘈如急雨,小弦切切如私语。甯管是“急雨”,还是“私语”,我们现在能听的实在太多了,昔日珠圆玉润的“国噪”,变成了错杂弹奏的嘈嘈切切。李瑞英和张宏民,应该最后被亿万国人如此牵记的央视新闻主播背影了。等到欧阳夏丹们老去的时候,连伤感都会显得珍稀而奢侈了吧。

感谢“国噪”们曾经的陪伴。最强烈的惜别,来自微媒体,这会不会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异样的幸福呢……